

随笔

不忘那些蝌蚪

■高曙光



为青蛙，能够用肺或者皮肤呼吸。它们在与命运赛跑。

这些天没有下雨，有几只羊路过这里，它们低头喝了水，水塘很快被分割成几个水洼。有的蝌蚪长出了腿，它们必须在水干涸之前变成青蛙或蟾蜍。

几天的炙烤过后，这里的水干涸了，这些小蝌蚪没有成为青蛙或者蟾蜍，它们死了，像一个个黑色的逗号贴在淤泥上。

淤泥不久也龟裂了，像一张被撕碎的纸铺在这里，那些逗号旁边长出了青草，蚂蚁们已在搬运这些逗号。草疯长起来，虫子也繁殖起来，蝴蝶在这里飞。

这里曾经发生过的蝌蚪的故事似乎没人记得，那几只羊只是路过，它们喝水时留下的蹄印还在这里，它们喝水的时候看到过这些黑色的蝌蚪，可是它们只是过客，不会在意这些蝌蚪。草籽在羊蹄印里萌发，覆盖了这里，一切都被草隐藏了掩盖了，这是草地，不是水塘，更不会有水塘的故事，也不会有那些生水的蝌蚪。

真相被荒草覆盖，天依然是蓝色的，过往的飞鸟不屑于这片草地，偶有几只麻雀留恋几丛成熟的狗尾草，它们换来成群的同类，在草丛里啄食草籽，狗尾草的籽粒被这些麻雀掳去，在撒下粪便之后麻雀们丢弃了这片草地，那些狗尾草的秆上仅剩下草毛。

麻雀不再来这里，不是它们忘记了这片草地，而是这里没有了果腹的草籽，它们在寻找新的草地。

一只蟾蜍来了，个头儿不大，是一只年轻的蟾蜍，它不善于跳跃，只是在草丛里爬着。这里是不是它出生的地方，没有人知道。那它为什么来到这里？因为这里有虫子。

谁能告诉我这里曾经有过水塘？谁能告诉我这里曾经有蝌蚪？

是那几只羊还是这一只蟾蜍，没有人作证，这里的过去被野草掩盖了隐藏了，那些黑色的逗号就不是结尾的句号，况且蚂蚁们早已用它们哺育了自己，一切都消失了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想起写作时修改的手稿，一处处改了又改的手稿记录着自己的创作历程，哪些是汗水哪些是泪水哪些是露水，都清晰得很。

我们对待过去又是怎样遗忘的呢，是麻雀那样得利后忘却，还是像羊群那样路过后忘却，蚂蚁们啃噬了销毁了这些证据，连那只幸存的蟾蜍也不肯作证，那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，谁能告诉我？

120年前的甲午战争，还有尚存亲历者的抗日战争，这两次劫难都成了过往，容不得忘记，因为炮台犹在，因为南京城大屠杀的累累白骨犹在。

希望这里不会有贪吃的麻雀、作为看客的羊群、贪婪的蚂蚁和懦弱的蟾蜍，再浓密的野草也掩盖不住这里曾有的事实！

因为这里确实有过水塘，有过那些渴死的蝌蚪！



秋怨（外七首）

■邵世民

寒来雨色秋，暮染百花愁。
瑟瑟西风度，蒙蒙艳泪流。

草根之声

前世吾成草，今生草色荣。
寒梅花至俏，墨绿染倾城。

无题

白雪吟佳句，苍山诵妙音。
氤氲祥瑞处，隐隐有扬琴。

相思

夜静听青草，花吟皎月中。
嫦娥何许舞？素影笑清风。

古槐

白首依霜重，银辉照物眠。
谁知情窄窄，败叶度前缘。

有感梨花

晓啼妙音春寒尽，现蕊怡情地气新。
美誉清高何处有？梨花带雨秀诗人。

生活小调

宵调仄仄平平韵，昼作横折竖捺田。
酷墨淋淋浇日月，柔弦怯怯奏缠绵。

落叶无泪

夕阳黯黯烟云重，落叶西飞又往东。
窈窕花枝皆梦幻，何须怨恨雨多风。

古诗词三首

■薛顺民

登高

楼高日暮又凭栏，深树黛林雀鸟还。
几叶扁舟摇晚照，一川风絮舞云烟。
引人最是溪边柳，招客还应堤下船。
思绪无边将进酒，谁人狂放卧沙滩？

忆江南·夜雨

东风紧，今夜莫登楼。寒雨无声侵颤岸，闲云烟柳几多愁。一水恨悠悠。
魂归处，不忍问沙洲。回望渔船摇碧树，窗前独饮泪空流。一梦到清秋。

采桑子·听雨

岸边无奈吟寒雨，洗尽风尘。
雁过谁闻？孤影长堤欲断魂。
轻舟短棹摇烟柳，雾隐流云。
寂寞黄昏，何处江风可待人？

散文

怀念父亲

■王瑞霞

过几天便是我父亲的祭日了。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，却迟迟没有动笔，原因是不知从何写起。父亲已离开我们整整十六个年头了，我却始终整理不出思绪，怕自己的拙笔写不出父亲的伟岸亵渎了父亲的英灵，然而对父亲的怀念之情却始终萦绕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父亲中等身材，国字脸，浓重的双眉又黑又长，人称“长寿眉”，眼睛大而炯炯有神，为人和善，性格耿直。我们兄妹四人都遗传了父亲这种面相和性格，浓眉大眼也因而成了我们后人的面部特色。

父亲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，被下放时，家人跟随父亲到老家居住，所以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。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多岁了，因为上面是两个哥哥，我是女孩，父亲便视我为掌上明珠，对我疼爱有加。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，周末才能回来，他在家的晚上，我喜欢一只小手摸着他柔软的耳垂，一只小手握着他宽厚的手掌，躺在他怀里听故事。父亲的故事很多很多，好像永远也讲不完，小时候我对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里人物的了解都得益于父亲的熏陶，可见父亲是博览群书的。我也秉承了父亲爱看书的优点，稍大一点儿，大热天便常常一个人钻在蚊帐里看《聊斋》、《民间故事》，这也为我以后从事文字工作打下了深厚功底。

农村的生活充满了艰辛，但由于父亲的宠爱，我的童年过得还是跟小公主似的。记忆中父亲每星期回来都要给我梳头，用橡皮筋扎两个高高的羊角辫，再配上红的、粉的、或绿色的蝴蝶结，于是我就像蝴蝶似的欢笑着穿梭在前后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里，身后是小伙伴们艳羡的目光。夏天到了，父亲早早就给我和妹妹买来了小凉鞋。那时农村的孩子很少有穿凉鞋的，多是光脚走路。我家门

前有一棵桑树，我喜欢和小伙伴们光着脚爬到树上摘桑葚。有时我们正玩得欢，听见有人喊“你爸回来了”，我便“刺溜”从树上滑下来，穿上凉鞋，飞快地跑到村口接父亲。父亲骑着自行车从村东边的官路上回来，横梁上挂一个很大的布兜，父亲总会像变戏法儿似的掏出一样样好吃的东西，有时是几个甜瓜，有时是几个小麻花，有时是几个白馒头。

父亲一生好酒，性格也豪爽，往往一喝就醉，醉了就呼呼大睡。我喜欢看父亲醉酒的样子，便像小猫一样趴在他身边，拿根茅草擦他的耳朵和眉毛。父亲的下酒菜很简单，只有几粒花生米，有时一个咸鸭蛋可以吃几顿。一次我在抽屉边发现半个咸鸭蛋，忍不住偷吃了。母亲知道了要打我，说那是你爸的下酒菜，你爸就那点儿爱好。没想到父亲回来后一点儿也没怪我。父亲就是这样，爱孩子、爱家庭、重感情，对我们倾注了无限的爱心。

工作中，父亲却是一个严厉而又认真的人。他坚持原则，性格耿直，母亲常说他是死心眼，容易得罪人。父亲做了几十年的财务工作，从未占过公家一丝便宜。父亲的认真和耿直直接影响了我们兄妹四人。后来落实政策回城居住，在父亲的教诲下，我们的学业都很优秀，并分别靠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工作，无论做人、做事，还是对待工作，我们都是认认真真，一丝不苟。

父亲73岁那年被查出患有肺癌，因他心脏不好无法手术，医院便安排保守治疗。兄妹几个没有告诉父亲病情的真相，安慰他说“得的是肺炎”。父亲仿佛也知道他的病情，并未向我们做更多的询问。我们知道与父亲相伴的日子不多了，都放下手中的工作，轮流守候在父亲的身边。那时我刚结婚怀孕，家中又有病人，单位对我格外照顾，所以我有更多的时



给父亲擦好身子、配好药，并服侍他睡下才回家。至今我都很欣慰，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，我能在父亲身边尽孝。父亲时时忍受病痛的折磨。按说病人是不能抽烟的，但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，我便偷偷买最好的烟让父亲抽，以暂时缓解他的疼痛。由于儿子的出生，我还是和父亲分开了一个月，在临满月的前一天，父亲让母亲捎话说，想见我了，想见见我。第二天我回娘家见到父亲时，父亲泪流满面，哭着说，不行了，见不了几回面了，也抱不动外孙了。一个月后，父亲走了，当时我哭得像泪人，真的舍不得父亲离去。

父亲去世后，长时间里我拒绝接受这个事实。常常做梦，梦见他依然活着。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没有什么大本事，但他给予了我们全部的爱。每当我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或委屈时，我总是会想起他。俗话说：宁隔千里远，不隔一层板。有时想父亲想得心疼。我知道，无论父亲在哪里，我都不能让他失望，因为我是他的精神寄托，是他的希望所在。